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			
總 二 五 八 六 號	六 四 冊	四 九 號	九 門 二 部



論語古注集義卷六

校印

吳潘維城學

先進第十一釋文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

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集

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

仲野人粗略也傳疏陳鱣曰先進後進鄭訓學之

釋文引作仕似非包義然子張篇謂仕而優如用之

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學不分義亦可通

則吾從先進注

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

近古風故從之集解○釋文猶
之世論語補疏近附近之
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羣經補義謂殷以前為野人周以後為君子從先進謂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從殷先殷輅周冕及已威已慤當用文者從周經說亦謂樂從先進即樂則韶舞維城案禮記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史則以野人為指虞夏是篇云質勝文則野文亦未盡然入俗篇云周監於二代郁平文哉吾從周是文之至者惟周殷不與焉故傳記亦多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此蓋記禮者之失江氏謂先進為君子尚周以前實足彌縫其闕然其以周以後為君子尚周議者蓋周至春秋時諸侯大夫僭禮越樂非復周初此君子當指周初文質彬彬之君子夫子之從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

鄭曰言弟子之從

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集
○釋文從我從我陳蔡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六年才用反注同箋從我陳蔡如葉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鄉黨圖考云孟子云君子之厄於

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時常在白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旣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故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案葉公四子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蓋以爲哀四年事故年譜云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二歲自陳遷蔡絕糧於陳蔡之閒維徒圍之理此史公又素善孔子昭王欲用決無發徒圍之理此史公又素善孔子考證陳蔡極爲確鑿惟繫於哀四年則苟非被兵不得爲阮孔子旣未被圍而陳與故蔡又無被兵之事則不如史記敘此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之後

猶見左傳但非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耳從陳蔡史記惟記子路子貢顏回問答語未備舉四科諸賢也門鄭以爲仕進之門者書關四門正義曰關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然則子謂不及門猶言不登仕路耳論語補疏以及門爲仕於卿大夫之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私朝恐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釋文德行下孟章皇別箋論語筆解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德爲一章箋行周禮師氏注在心曰德施之爲行史記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德行顏淵閔子騫云次政事於言語前鹽鐵論殊路篇同論語稽求篇據弟子傳謂此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此時伯牛閔子騫雖不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尙

爲李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
祭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今據釋
文則別者乃皇本非鄭本也論語埃質亦云聖門弟
子多矣分爲四科而惟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
尤專目之爾釋文云鄭曰合前章則曰此十人爲從
陳蔡案太史公書孔子昵於陳蔡惟子路子蘧顏子
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不宜合也論語後錄
亦從皇說四書釋地云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時子
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旣以文學名此合前章
爲說者史記伯牛傳孔子稱之爲德行斲序雜事篇
引言語宰我子貢亦以爲孔子言是皆不謂記者所
記矣疑亦合前章讀但皆字而不名與全書之例不
合恐是誤憶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

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
不得有非閒之言也集解。釋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廁之閒。注同。
孝哉閔子騫湛園未定藁謂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
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當是直述
時人之稱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因
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也若其他則無是稱矣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漢書杜鄴傳謂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
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潛研堂答問謂卽陳義所
本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邑人不閒
於其父母爲孝臣曰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引此云
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
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論
語古義論語後錄並依此解後錄謂卽舜之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也論語稽求篇又據韓詩外傳稱
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於

父母昆弟開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論語補疏云杜
漸傳云云范升傳注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
其父母昆弟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不義則人必有非
義人乃無非弟之言惟不令而致親不義則人必有非
引說苑云無非弟之言惟不令而致親不義則人必有非
子其後乃為其父御車失轡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
娶汝乃為其父御車失轡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
其母單去三子今汝欺我甚厚溫即謂其母曰吾乃一
授孝子還再言三子溫太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
之甚酷使損事之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
重厚父使損事之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
諫曰大人有一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
父感其言乃止不遣依此事閔子若遣母有二寒子也
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愠心而恐母遺而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七細箋周禮司儀注引鄭曰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
反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論語古注集義卷六 先進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釋文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呼報反一本作季康子鄭本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釋文顏路淵父也名由字季路之車音居

無椁古鑿子之車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家大一頃廩反鑿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後漢書東平王憲傳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論語後錄曰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則車焚於獻帝時也又永壽二年韓明府勅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散聖輿食糧亡於沙邱君於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據此則車亡於秦始皇時也椁說文作檀云葬有木也禮記檀弓殷人棺槨注檀大也以木為之言椁大於棺也論衡問孔篇引作槨釋文此處椁字無音音在無椁下下疑無字為之字之訛

今仍其文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椁吾不徒行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箋才不才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鯉也死禮

假言死耳鄭康成以云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乎四書考異曰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之後其年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之日有以麟告者孔子曰噫天視子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子路死子曰噫天視子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孔子年譜云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皆在獲麟以前與考異說不同三餘

續筆云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
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仲尼弟子傳
顏回少孔子五十九歲也世家又云伯魚年五十五
卒時孔子年五十九也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六
子卒按孔子以二十九歲生伯魚伯魚卒時孔子年
亦無能為之說而引王肅家語注此書久遠年數錯
誤或以為假設之辭則非情也今詳考孔子世家於
孔子去魯十四歲反魯後述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
高云云繼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御
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
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子及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哀公十四年夫年七
十二顏子卒年列傳謂二十九非是當從家語作三
十二是顏子少夫子十四年西狩獲麟敘及顏子之卒
則是顏子少夫子十四年西狩獲麟敘及顏子之卒
考世家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九魯以幣召孔子
孔子歸魯是年鯉卒若以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顏

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正當哀公之四年孔子方與
顏子同厄於陳蔡之閒顏路何緣於道途中請子之
車以爲椁以此推之則顏子之卒必在哀公十一年孔
子歸魯後可知而孔子因是有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可徒行之語世家繫顏子之卒於西狩獲麟之歲是
顏子之卒後伯魚之卒三年故夫子云鯉亦有棺無
椁不然夫子何以出此不倫之語哉又按白虎通曰
臣七十懸車致仕臣以執事趣走爲職七十退去避
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顏子卒時孔子
七十二正在懸車致仕之年故顏路請子之車以爲
椁而夫子曉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年夏請
討陳恆曾沐浴而朝告於哀公亦以從大夫之後故
耳以此推論當日情事則顏路之請不爲無因而失
意揣而得之義之所不可而亦非有所靳也此皆以
三十歲三字爲說謂哀公六年子貢使楚顏淵少孔
書社地封孔子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
三十字則顏淵已死久于西安得及之維城案顏子

卒年經無明文史記繫蚤卒於年二十一之說出自王肅
後則不以二十九為卒年矣三十一之說出自王肅
家語不足信而三餘續筆又引作三十二未知何本
而與後錄必以少孔子三十歲為三十二之說恐
亦未確蓋既未確知卒年則安知其必非三十邪考
異謂在哀公十四年譜謂在十三年悉屬臆斷雍
也篇短命條下可互參總之在伯魚後不必定其為
何年也顏路請車續筆謂當夫子懸車致仕之時夫
子故答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云云於情事為合潛夫
論浮侈篇引此文作繼死有棺而無槨不可徒行也
論衡問孔篇引

顏淵死子曰噫注

包曰噫痛傷之聲也釋文曰噫於其
反痛傷之聲

箋鄭公羊哀十四年傳注咄嗟貌段氏說文注謂與
聲鄭氏毛詩噫此皇父噫厥哲婦皆為有所痛傷之
天喪子天喪子也舊息浪反下同箋喪說文云亡
也公羊哀十

四年傳注予我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天
將亡夫子之證是則天喪予者猶云天亡我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

馬曰慟哀過也集解鄭曰慟變動容

貌釋文慟徒送反箋說文無慟字漢北海相景君碑
哀悲慟郭仲奇碑悲慟割裂李翊武榮碑感
切劉分奉不榮知古皆作慟論語埃質曰說文慟本
訓遲古通借為悲慟字陳鱣曰慟从心重聲鄭云變
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夫子
容貌變動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釋文從者從
而言也論衡問孔篇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下章夫人同之
引作門人論衡問孔篇引作吾
為反箋非斯人之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

能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集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注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簡傲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篇注釋文焉能上於

虞反語之魚據反

引同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釋文閔閔魚巾反行行胡浪反剛

直也下引作子路侃侃如也過庭錄曰侃當為嘉賓

論語曰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為剛直義同行

如也本作行行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

無確證而謂行行涉下文侃侃而誤尤不可信蓋鄭

也韋經識小曰行字古讀平聲入陽韻去聲

不得其死然通賦崔子玉座右銘注同論語埃質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注鄭

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集解魯讀仍為仁今從古釋文

魯讀云云貫古亂反集解長府左昭二十五年傳公居

事也藏才浪反藏名也集解長府杜注長府官名傳

又云九片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四書釋地曰長府

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

之鄭注云云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

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蓋應劭

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

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為周公臺周公臺

在卽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

府說文云文書藏也仍因釋詁文貫事見里仁篇魯

讀仍為仁者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

不仁九經古義謂此用魯論拜經曰魯作長府而閔子

為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陳鱣謂義雖通而

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論

語後錄據左傳公居長府謂非藏貨財之府貫讀開

之者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

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

充入先帝宮室耳長府亦宮室引此見漢師傳授之

說四書考異曰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

傳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公

論語集注

卷六

先進

一

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為婉言諷之子曰夫人不則自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

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

作也集解○釋文有箋夫人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猶言此丈夫也則夫人猶言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注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

雅頌也集解經傳釋詞曰為猶以也奚為何以也論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

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為賤子路

故復解之也集解○釋文不解箋未入於室也儀禮

疏引並無也字經傳釋詞云也猶耳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

師愈與釋文師愈以箋高誘淮南子說山子曰過猶

不及箋過猶不及禮記仲尼燕居注賢愈猶勝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釋文為之

如箋季氏富於周公論語質云左傳桓十八年有

當周莊王時出奔魏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

其後也富謂宋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侔於天

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宋地多於王朝卿

士故曰富於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踰侈無度
爾非封於魯之周公也求為之聚斂左哀十一年傳
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
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度於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故春秋十
三年春即書用田賦即孟子離婁篇所謂求也為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也四書考異曰
說文云富備也一日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
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
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
及此而冉有復為季氏訪問田賦即所謂為之聚斂
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
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
此事又詳魯語證此最協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

也
集解論衡順鼓篇引此章作小子鳴

柴也愚

集解文柴仕皆

箋子云衛人論語後錄曰柴姓高

齊廟皆有高氏字

子羔禮記作子皋

參也魯

箋此禮記檀弓容居魯人

也注亦云

師也辟

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

魯魯鈍也

過也

集解釋文也辟匹

拜便僻便僻與再拜連文即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

召見所舉者樂辟雅拜連文即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

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

能盤辟為禮容盤亦便之轉

由也嘽

注鄭曰子路之

行失於叛嘽也

集解釋文也嘽五旦反之行

箋說

無嘽字書無逸正義引作諺邢疏云舊注作嘽字

書嘽嘽失容也吳氏遺著云嘽說文失收蓋諺之異

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屢中貨殖上用一而字
明從屢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
貨殖而屢空中故不屢空兩屢字相應不善貨殖者損
折亦能屢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度而得贏餘
也回非不能貨殖屢中其至於屢空本不貨殖以得
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三字下文倒裝互發
周秦之文往往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釋文踐迹本亦作跡

子亦踐說文云履也迹步處也从足亦聲踐迹亦不入於室
反足責說文云履也迹步處也从足亦聲踐迹亦不入於室
作跡與足責說文云履也迹步處也从足亦聲踐迹亦不入於室
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蹟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
迹猶云不蹟矣是也惟以踐為迹迹矣殊為不辭恐非
云後迹也如其說則踐迹為迹迹矣殊為不辭恐非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釋文是與音餘
與音餘

合前章皇疏謂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
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其在一章也
維城案節首別著子曰字又其語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集解

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有私財檀弓未仕
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
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之二不得許友以
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則自之於父兄父兄如
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
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
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
子道即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再有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闈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向人各因其人

之失而正之集解不足也篇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

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集解論語補疏

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

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孔子畏於

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

敢死兩事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

注訓畏為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

以畏為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

死故顏子不敢即曾子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

何從來未見及此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

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弔者三畏厭溺鄭

者孔子畏於匡鄭引子畏於匡之畏證弔而不死之

畏且以死而不弔為輕身忘死豈孔顏而輕身忘孝

以畏而死乎是回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惜鄭氏論

語此注何氏不採也孟子曰莫死鄭已明之順受其正是

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其厭

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為非命莫者無也下則恐其厭

死乃為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大賢知命

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

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
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
去不敢與匡人關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
同而微服為遭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引與今史記不
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司馬事見孟子此引與今史記不
者為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
復來至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不解子路悲感惻然為
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
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
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
所以解匡人戕賊暴戾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
之怒匡人戕賊暴戾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
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關必死於畏矣故琴操解
子路之欲闕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關不關所以
不死也耶疏云孔子謂顏淵曰吾引女為輕死以明節
是也謂闕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回之不敢闕也

史記集解引包注謂已無所致死邢疏一則云回
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今釋文忠古臣字本

箋史記弟傳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

臣陸本作忠論語古義戰國策宋使者子路曰吾以子

日惡相與請受邊城是臣古有作惡者子路曰吾以子

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箋史記弟傳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

日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

謂具臣矣箋具臣猶魯語所謂備官也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父音試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

先進

未孰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集解○釋文費宰

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史記弟子傳子羔為費宰

不可一以為費邱一以為邱無單言費者與此不同

讀書叢錄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山為季氏宰將墮

在此時或費或邱擇一使之故史記竝書之子羔見

上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箋人論語後錄云讀如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

曰是故惡夫佞者路反下音符

子路曾皙釋文曾皙星麻反

史記弟子傳曾皙字皙

曰黷雖皙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黷字皙然則下

文點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誤也當作黷音如緘

讀書證疑曰史記弟子傳曾皙字子皙古人名字相

配說文哲人色黑也黷雖皙而黑也古人名黷字皙

是儀乃黷之省今曾皙作點說文點小黑也義與黷

同周禮夏官射鳥氏注鉞箭具釋文沈氏云鉞或作

鉞故黷亦或作點

而字又變為歲

長乎爾毋吾以也釋文付坐才臥反又如字長乎

吾以鄭本作已者論語後錄云說文已也以用也

二字義同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

以與已字本同是

以已古字通用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乎大國之間也

○釋文千乘繩證反饑音攝乎大國之間論語補
機鄭本作飢同饑其虧反饑音攝乎大國之間論語補
哭泣哀戚也不至於臨攝傷生楊倞注臨窮也攝猶
戚也此戚即蹙字蹙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
以儲與今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晉書食貨志云此言兵凶之
謀而沴氣應之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師旅既加饑饉
是因饑饉鄭本作飢說文饑穀不孰為饑從饑聲
飢也饑從食几聲錢坫陳鱣並云當作饑鄭蓋借用
飢也僅說文疏不孰為饑爾雅詩傳為作日穀梁襄
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孰為饑爾雅詩傳為作日穀梁襄
云五穀不收謂之饑說雖不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
五穀不收謂之饑說雖不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
同皆以穀收謂之饑說雖不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
有勇且知方也注鄭曰方禮法也釋文此及必利反

箋由禮記經解降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墜禮不

樂志亦云教以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集解○釋
禮疏之謂也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集解○釋
忍笑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見過庭錄曰此
反笑不壞顏曰矧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笑
文歌笑不壞顏曰矧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笑
為正矧是段藉凡笑以至矧為度過此則壞顏且失
容故曰笑不至矧矧曾皙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論
語後錄亦不矧禮注謂此借笑為斷字應兩異然大
笑見斷則不矧禮注謂此借笑為斷字應兩異然大
者為大笑矣義實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維城案
曲禮釋文矧本又作哂則哂矧字通說文以矧為笑
不壞顏從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氣悟也矧
有矧借字象故改為正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字矧借字象故改為正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箋求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赤皆當
先進

讀斷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孟子萬章篇伯七十里子男五里則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者伯子男之國也如經義述聞云廣雅與如也與可訓如如亦可訓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此如字當訓為與下如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會同之如同樂以俟君子箋說文侯待也侯大也據經文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玄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集解○釋文非曰音越小相息亮反注及下同時見賢遍反殷頰吐弔反本或作見衣玄玄於既反冠章甫

亂反視朝箋端章甫論語後錄云禮服襟三裾四幅直遙反皆正謂之端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其正也章甫立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冕端委歟劉熙說衣袂端方與要接者曰端是袂口圍四尺四寸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儀禮士冠禮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小相論語釋故曰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為天子之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為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禘祭及追享朝享是也春官大司馬伯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朝又夏見曰宗職大朝諸侯而圖天下之時見曰會殷見曰朝又夏見曰宗宗以陳諸侯而圖天下之時見曰會殷見曰朝又夏見曰宗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於王之事其諸侯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注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論語古注集

是也言會同舉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宗廟之相在
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禮小宗伯詔相祭
祀之禮小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為士則大相宜
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為士則大相宜
司馬小宗伯以下為小相也卿願為承賓紹賓次介末
云謙不敢為上賓上介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祭者皆
介之大夫士耳宗廟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祭者皆
立冕士爵弁會同之事朝于王則裨冕相者亦冕弁
諸侯相朝則皮弁相者亦皮弁立端章甫為視朝三事
鄭以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為視朝三事
也視朝大相小司寇視外朝司士視治朝大僕正朝
聽治是相諸侯略同禮經釋例亦云士冠禮陳服玄
端玄裳黃裳雜裳鄭注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
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玄端者士之正服論
語公西華曰非曰云云端即玄端也小相猶末賓也
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於列邦而不敢當
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為諸侯之末賓以相禮

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
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為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
侯當服裨冕豈有玄端黑爾何如鼓瑟希箏禮記少
章甫以見天子者乎黑爾何如鼓瑟希箏禮記少
弗使不執琴瑟方觀旭據此謂點之鼓瑟必夫子使
之也說文無希字禾部稀疏也从禾希聲則希當與
疏義近蓋謂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其聲之疏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注鄭曰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釋文鏗爾苦耕反投
瑟音捨之撰士免反具鏗爾說文無鏗字而注凡
也鄭作僕讀曰詮云云鏗爾說文無鏗字而注凡
鏗手部擗擗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輶車輶
釗也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遺著據此謂許
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論語後錄曰古無鏗字
當用緊說文解字車部有輶字云車輶輶聲也从車
眞聲讀若論語鏗爾云云一日讀若擊又周禮典同
高聲硯注故書硯作硯杜子春讀鏗鏘之鏗鄭大夫

讀衮冕之袞依然硯卽是磐磐擊並从毌爲聲義聲相近鐸又從堅堅亦从毌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硯爲硯者誤與銀字之爲金昆配物同說文掣口莖切玉篇掣口耕切下引此文作掣爾類篇集韻同云或作損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又謂集韻引作換四書考異曰換與鐸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鐸下今無引換爾之言伯厚引之必別見一本陳鱣曰鐸字掣字說文俱無疑當作掣維城案禮記樂記云鐘聲鐸周禮典同高聲硯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袞蓋皆指鐘聲言之以鐸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从金从堅似非所以狀瑟聲者竊疑此鐸字亦當讀爲袞以象含瑟聲之旋如裏也撰鄭作誤讀曰詮者說文無鐸字故鄭本作假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誤其也詮亦具也是假詮同義詮字从全全與俱通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俱或爲全全與俱通亦詮與假通矣陳鱣亦据鄉飲酒禮爲說臧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

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釋文亦各

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八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

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

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

集解鄭曰沂水出

沂山

水經沂水注

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

禮記郊特牲正義

饋饋

酒食也魯饋饋爲歸今從古

釋文莫春音暮本亦作暮冠者古亂反注同浴

水音欲沂水魚依反水名也舞雩音于而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云云衣單於既反下音丹袷古浴

反論衡明零篇曰曾哲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零祭於沂水
之上暮春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
成也冠者童子零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
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賦頌讀詠而饋詠歌饋祭也
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
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向寒安得浴而風乾身
由此言之涉水不浴等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
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
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
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
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
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論
語發微曰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
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
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
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為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

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為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
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
浴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撰禮節
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
以偽為故曾哲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何以言何以為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
意不特異三子并與孔子問意反矣公羊桓五年經
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
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
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
少復不言男女今以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
者皆為早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
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
八人童子八人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
南沂水上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
女巫按論語曾哲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
六人兼有此事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

論語正義卷六 先進

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
配以先帝也自昭韓至祝敬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
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正
義曰正雩則非唯歌舞並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
而歸是也按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詠為雩祭
故具錄之莫春後漢書郊祀志注文選何敬祖答張
華詩注徐堅初學記引莫並作暮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論語後錄謂男子滿十而冠陽成于陰之義
也自十五以上稱之曰童浴乎沂風乎舞雩說文浴
洒也宋翔鳳曰與祓濯同義祓濯即洗身廣雅釋
詁灑沐浴前濯沫洒也義皆轉注無別也沂四書釋
地云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論語浴沂指徐州言
以魯事蓋出魯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
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
沂水者別天台縣東南南水道提綱曰雩河即浴沂之
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之尼山下北流數十里折而
西北六十里又西流經曲阜南又西南至兗州府城
東南注泗水其大沂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之東

鎮沂山經沂州府城東南又西南入江南邳州界經
邳州城南西入運河舞雩方輿紀要云舞雩壇在曲
阜城東南三里引龜山水為池至壇西曰雩水水經
泗水注沂水北對樓門樓門亦曰雩門左傳莊十年
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臬比而處也雩門南
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雩門南
則出魯門即為沂水而舞雩又在沂水之南也論語
後錄曰司馬彪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聚於東
陽水布散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蔡邕曰論語莫春云
出於此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祓絜於水濱蓋
上招魂續魄秉蘭艸祓除不祥皆浴乎沂之說也風
讀曰諷論衡曰風乎舞雩與充義合陳鱣曰水經泗水注沂水
正作諷乎舞雩與充義合陳鱣曰水經泗水注沂水
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對樓門南隔水云云
道西即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

北二里有周公臺臺西四里許即夫子故宅也故王
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皆與鄭合則魯
論作歸包曰歸夫子之門義亦通也鄭必從古作饋
者以浴沂是已祓除之禮事見韓詩周禮月令季
春天子始乘舟章句乘舟禊于名川也引論語
此文為證論衡明雩篇云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是皆
用古說史記仲尼弟子傳云詠而饋徐廣曰一作饋
太史公采古文論語故作饋鄭以古義為長故從之
臧在東曰禊賦云布椒醕薦柔嘉歌詠以祭初學記引
張協洛禊賦云椒醕通見聘禮注又按說文解字饋
餉也餉哭人者歸饋字通見聘禮注又按說文解字
微曰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為龍星
龍與靈聲之轉經傳無靈星之祭漢書郊祀志高祖
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
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高皇帝四年
詔天下祭靈星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

雩之祀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
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為農祥晨見
而祭王充以為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即
左傳龍見而雩雩確然無疑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
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
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肅鼎及
肅兕觥其觥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夫子喟然歎
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夫子喟然歎
曰吾與點也注周生曰善點之獨知時也釋文喟起
惟箋論語補疏曰三子所言者為政之具其猶器也
反箋論語補疏曰三子所言者為政之具其猶器也
時生值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失之羣經識
小謂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
志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真樂在己者可
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
感也亦與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邪疏義近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為國以禮禮

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集解○釋文箋曲禮

曰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注唯求則非邦也

禮尚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也與音餘焉於

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赤也為之小孰

能為之大箋皇疏孔子證我非笑子路之志若笑子

邦我何不笑乎經傳考證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

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

莫非為邦之事特詞音謙與使人不覺耳非會

哲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辭不別白皇疏得之

顏淵第十二釋文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注馬曰克己約身也解

箋顏淵問仁孟子萬章篇章句引作問為仁克己復

禮為仁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

則為仁也於時為奢若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

也復禮謂責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

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左傳正義劉炫云克訓勝

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

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

復反也拜經文集曰劉光伯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

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氏克己為約身者

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即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

武子訓克為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通

顏淵

馬氏約身之訓即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論語左傳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不合論語矣質述其師惠棟云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僭何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曰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為己任矣故為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集箋後漢書則顯薦李固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集鄭曰欲知其要人疏箋論語後錄

曰顏淵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集箋禮記曲禮正義引作孔子謂顏回曰勿聽經義述聞云動與視聽言並列則動當為動容貌疏訓動為行事以為身無擇行則文義不倫矣維城案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論語季氏篇君子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皆以視聽言與貌並列而此獨言動不言顏淵曰回雖貌者以言貌則文不成義述聞說是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集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箋問仁史記弟子傳引作問政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左傳三十三年傳曰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但使民易為承事賓祭不言大耳經室集
曰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為邦之道此章大賓
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
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禘祫不得稱大
賓大祭此與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
時殷幣之例同

無怨注包曰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集箋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以為古語論語補
疏曰克已復禮古志之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克已復禮之目也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晉曰季之禮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目也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仁及乎一家矣在邦無
怨仁及乎一國矣天下歸仁仁及乎天下矣仁及家
國天下不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為仁由己而不
由人由己有所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以非禮加已
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以非禮加已

已所不欲也即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也勿
施於人即是克已克已而不以非禮施人即復禮也
克已復禮未詳其目故顏淵請問之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而後復明之使主人少
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明後漢臧洪傳云使主人少
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為忠恕是
克已復禮者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後錄曰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
箋語語者古語也是非夫子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注鄭曰訥不忍言也

釋文也訥音刃鄭箋訥說文云頓也从言刃聲論語
云云字或作仞箋曰其言也訥論語後錄曰刃頓
為頓言頓為訥其言也訥言也頓矣故夫子曰君子
欲訥於言陳鱣曰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忍亦
从刃聲義相反而成也維城紫據此曰其言也訥斯
頓當讀為利鈍之鈍頓鈍古字通

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箋斯謂之

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公羊宣六年傳何休注引作孔子曰其為之也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所謂

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

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集解○釋文不疚

箋斯謂之君子矣乎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君子

乎內省不疚說文無疚字一邵穴貧病也詩焚爰在穴論語後錄曰疚當作穴詩今本作疚疚今字穴

古字也禮記中庸篇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注疚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

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集解牛兄弟左哀十四

桓魋司馬牛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

巢也又子順聘而告桓司馬注子順桓魋弟又司馬

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一弟又司馬注子順桓魋弟

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韋經識小曰魋奔齊牛復

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

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

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論語

偶記亦云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

之後蓋魋等牧迹未彰牛亦不能不以之為兄弟隱

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即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

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

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

言亦是夫子歿後語如檀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集箋死生有命論衡命義篇引此云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為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羸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秋有高下富或貴有少多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又祿命篇辨崇篇引此皆作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鹽鐵論和親章引作皆為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集解○釋鳩反之譖側鳩反膚受鄭曰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方于反之愬蘇路反
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後漢書戴
望譖說文云也籀文作膚是皮膚同義說文訴告也或作譖也
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引作訴師古曰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何皆與注合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引作可浸潤之譖膚謂明矣周書諡法解譖訴不行曰明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

解集

漢書藝文志孔子曰爲國者足

食足兵用此日知錄曰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
 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
 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
 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
 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
 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
 萬見於太史公書而五經無此語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
 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文而去起呂反下同於斯三者一
 讀而去於箋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作古
 斯爲絕句皆沒民無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注

釋文而去起呂反
下同於斯三者一

讀而去於三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作古
斯爲絕句三皆沒民無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注

引作非信不立北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皆文異義同論語述何曰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

子成衛大夫也集解○釋文○棘子紀力反表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蜀志秦必傳作革

子咸論語後錄羣經義證拜經日記並據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卽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棘朱漢表作革朱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是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魯論盛行故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又鄧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戟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衛者過庭錄曰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

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畝六翼墨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翼蓋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為氏膠鬲仕殷衛是殷都故子孫在衛也維城案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故鄆縣東北或言成宋邑何以文子貢曰惜為經傳釋詞云為語助也言何用文也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集解○釋論語述何曰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則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駟不及舌鄆析子轉辭篇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維城案左定九年傳鄭駟駟殺鄆析而用其竹刑則鄆析在子貢之前今子貢之言辭意略同疑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鞣猶犬羊之有此語

鞣注鄭曰鞣革也反鄭云云郭五虎豹之鞣易革九變其文炳也上六象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鞣說文作鞣云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鞣從革鞣聲陳鱣曰今作鞣俗省詩載驅正義引說文云鞣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鄭此注正合疑唐時說文有鞣與元同而義同也四書考異曰法治去其毛曰革則鞣與元同而義同也四書考異曰法言修身篇犇牛之鞣與元同而義同也四書考異曰法語之文亦不省邑作鞣惟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鞣猶犬羊也作鞣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此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

也為天下通法也集解○釋文饑居其反鄭本作飢
反言微說文云通也鄭許同義論語釋故曰周禮不
貢助之法通內外之諸侯謂之微又鄭釋微義以為通
以傅合孟子之通法其說足持論張南軒袁明善本其說
謂兼貢助為微竊意既別法為微當自有井授不聞公田
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通貢微兩法
之制祿人職日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謂
斂法蓋即微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則通豐
凶計之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論語述何亦
曰微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著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
田之外復加用微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
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
歐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開之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注鄭曰二謂十二而稅
也考工記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爾雅孰誰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
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
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節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
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飢
歲乎公曰年飢用不足有若曰益微乎言人主之職
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賦必先儉己苟第欲足
己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不足時也
苟欲足民而已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
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足猶謂也鹽鐵論未通
章引不足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足猶謂也鹽鐵論未通
子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舊唐書韋承傳引與作
太子文選藉田賦注引此四句並以爲孔子語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包曰辨別也集解○釋文辨惑本

箋說文辨別也段注小宰傳別故書作傳辨朝士判

同也馬融虞翻鄭君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

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集解○易乾文言忠信所

德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又曰井以辨義徙說

文云迄也迄遷徙也是遷徙同義故主忠信徙義所

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

心惑也集解○釋文惡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况之辭蓋言

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

管其辭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

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愛惡無常而曰既欲

其身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懷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皆為惑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

為曲而中也人皆為惑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

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為人高

遠濶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知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

諸翹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

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

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午賢午佞豈

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

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閒而殺之邴原

日孝廉國之俊選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邴

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

富適以是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集解○

祇音支此箋誠詩作成祇詩傳云適也陳奐疏伯兮

行下孟反也傳適主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猶賄

也異猶貳也言誠不以外昏之有財賄亦主以舊姻

義略同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國語晉勃鞞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父父

子子易家人象辭論語後錄曰夫子以昭公二十

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是時陳僖子乞專政行陰

德於民景公弗能禁是不能君君臣臣也又論語述

何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弑

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是不能父父子子以致

臣得篡國也夫子早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及此故其對深切如此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釋文吾焉得

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箋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

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箋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

書考異曰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

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吾得而食諸維城案陸本得

漢書武五子傳引作吾豈得而食諸維城案陸本得

上有焉字史漢所引本得上有豈字則今作吾得而

食諸者俗本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鄭曰片半也魯讀

折為制今從古釋文片言如字鄭云云以折箋片言

片判木也从半木是片有判義故鄭訓半也折獄說

文斬斷也从斤斷卽譚長說所篆文斬从手九經字

樣云說文作斲隸省作折類篇集韻皆云隸從手則

折非篆文段注謂後人所增是也獄說文云殞也韓

詩宜并宜獄鄉亭之繫曰并朝延曰獄獄字从犬者
取相爭之意維城案并與獄對文則異獄散文則獄可
以賅并故經傳皆言折獄無有言折并者也論語
質曰尚書甫刑曰明其罪無辭片言所謂單辭也
言以折獄惟子路可繇其明清故也孔子蓋嘗試之
而稱之也魯讀折為制今從古者過庭錄云書折民
惟刑音義折馬鄭折為制今從古者過庭錄云書折民
折聲重文慈折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於哲獄折亦
作哲折獄為斷獄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
為制者以折可通哲哲獄必知而後能斷故從古也陳
鱣曰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向同中篇引
作苗民否刑用練折則刑折制本通故古魯異也臧庸
曰鄭以折訓為斷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
義益明是以折訓為斷子路無宿諾
文選江淹雜詩注
引此上題子路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言與人等也集必也使無

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也集變潛夫論德化篇上聖
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即禮記大學篇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之意又鹽鐵論大論篇
引此云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據此知聖人益
務為其難不以明決為能也訟說文云爭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為政之
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集解
文無倦其卷反亦變勞當作券論語古義曰說文券
作卷懈倦古賣反變勞也鄭氏攷工記注云券今倦
字也疑釋文亦
作卷者券之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
畔不違道也集解○釋文博學於文一本
作君子博學於文矣夫音符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箋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述何曰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之法穀梁氏反以為成父之惡而春秋戒之知不達斯義矣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注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類反又所律反字从箋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政者正也

巾同訓並與率同箋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箋

波豕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

盜何以詰吾盜四書考異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

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

而大禮焉何止吾盜汲冢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

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維城

案說文盜私利物也則凡存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謂

之盜故左氏定八年傳陽虎取寶玉大弓春秋書之

曰盜竊寶玉大弓說文盜自中出曰竊蓋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而竊邑者可推也定公時家臣公山不狃

以費叛侯犯以邱叛夫子為政叔孫氏墮邱季氏墮

費惟成宰公斂處父不肖墮康子此問其猶有大都

稱國之憂乎夫子以不欲對之

蓋隱以強公室弱私家諷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箋

雅釋詁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云成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釋文焉用於處反草

尚或作上也。箋：君子之德風，詩關雎序：風之始也。箋：此本或作上也。論語：十五國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滕文公篇：趙注云：伏也。說苑：君道篇：目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靡，卽必偃之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也。集：箋：問詩卷阿，令問釋文云：音問，本

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

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

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集：解：○釋

符下同而好呼報反。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箋：史記：引作在國及家必達

而不可踰，易謙卦彖辭：經義述聞曰：尊讀尊，節退讓

之尊，尊之言損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

小而有謙尊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劉晔：新論：誠盈篇

則讀尊為尊，可知蓋當時易。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

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集：解：○釋文：箋

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可變改言偽而辨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辨不可同止夫言偽則色必取仁矣行偽則行實相違矣堅且辨則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也集解史記作在國及莽贊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其下可遊也集解○釋文從遊才用箋論衡明雩遊感雩而問刺魯不

能崇德而徒雩也反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釋文修

反箋陳鱣曰慝古止作匿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

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釋文德箋無攻人之惡春秋

作不攻人之惡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語古

義曰荀子不苟篇曰關者忘其身者忘其親也

行其少頃之志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忘其身

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忘其親

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

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言而

不改之也論語述何曰此章蓋在孫齊之年春秋書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

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

子特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

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

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

忍一夫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

士師今云為士師者鄭周禮甸師注云師猶長也則
猶馬注云獄官之長耳非周禮小司寇屬之士師也
號曰庭堅者據左文十八年傳庭堅為八愷之一班
氏古今人表以咎繇代庭堅故鄭以為號庭堅也伊
尹書君奭疏引鄭注云名摯湯以為阿衡阿衡伊尹
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又說
文伊尹殷聖人阿衡也段注謂殷聖人之上當有伊尹
二字傳寫聖人阿衡也與阿尹與衡皆雙聲論語堯
至大甲改日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
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羣經義證曰漢
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皋陶伊尹
不仁者遠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即選於眾也皋伊
皆非出自世胄舜之揚仄陋
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選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注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也集解○釋文忠告古毒後漢書朱
引蔡邕正交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
焉陳鱣曰義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可知古本經文
不可有作否者今皇本高麗本作否無陸本作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箋詩鄭風子衿箋君
子之學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正義曰論語文會說文云合也輔人頰車
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兩喻
呂覽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
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陳
奐詩正月疏云車之有輔猶齒之有唇最相切近人
之兩頰曰車口輔亦曰牙車其命名即取車輔之義
也然則輔仁者猶云相依為仁也

論語古注集卷六終

